

(七) 盧斯企業

素靈和小伙子離開了墳地之後，並沒有即時離開華盛頓。素靈認為在基金總部裏面發生的事情太過急迫了，他們其實沒有什麼時間去思考。基金總部啓動自動毀滅系統，目標一定不是自己和安德生等人，而是針對強攻基金總部的那一羣暫時不明身份的『敵人』。基金總部有心靈力量守護，有高科技的保護力場，還有最後殺着：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它裏面究竟收藏了什麼樣的祕密，其價值竟比整個人文基金總部還要珍貴。相信除非找到盧斯本人，否則極難找到答案。

盧斯企業是被低估了，尤其是它保衛其核心祕密的決心。相信今晚的攻擊者也一樣感到意外。基金總部那一度古怪的保護力牆，可以保護這麼大的範圍，真是前所未聞。就算有極先進科技的美國，研究也只限於繃型的個人力盾，真正有實際用途的產品尚未面世。神祕的攻擊者就更加厲害，他們擁有可以擊破基金總部力牆的可怕『藍燄武器』，可以輕而易舉避開安德生隊伍的先進的監察器。他們爲什麼要攻入基金總部？他們想得到基金總部裏面的祕密嗎？他們會不會和隨之而來的軍警有所衝突呢？

雖然不一定可以找到什麼線索，素靈和小伙子還是選擇了潛回基金總部附近去查察。但是整個基金總部的範圍已經被軍警團團包圍，近二百部警車的多色閃燈將局面弄得很緊張，外圍則有無數的新聞車輛和記者，亦有好多基金總部的工作人員和關心的市民陸續趕到，包括很多『盧斯人文和平基金』的支持者和『心連心』社區運動的義工。大家都同聲說道基金總部受到恐怖分子襲擊。可是由於全線封鎖，沒有人可以進入基金總部的範圍。

素靈和小伙子擠到最前面，遠遠望去，見到一兩拖車正在基金總部的大門口運作。原來正在將衝入基金總部的那一兩偽裝工程車拖出來。素靈和小伙子對望了一眼，都有點奇怪。因爲據雲生所說，他們離開之前他已經開啓了這部車子的自動爆破系統和攝錄機，顯然這個指令受到干擾或刪除而失靈。

有大約七個穿著基金總部保安人員制服的職員正在被調查員盤問。素靈和小伙子都覺得奇怪，這些保安人員在事發時都跑到那裏呢？

有一隊的警犬剛剛到達，開始加入搜尋線索。這樣就令得素靈

和小伙子有點不安。但更加令他們心神搖動的是其中的一隻「警犬」和它的主人。那顯然是一隻狼，而不是一隻狗。雖然距離很遠，但依然感覺到它綠油油的眼睛正在掃射著每一個角落。它的主人也是奇異的，並沒有穿上警隊的制服，更是一個瞎子。那的行動很緩慢，但彷彿卻可以看見東西。

這時候拖車的技工已經將工程車搬下了基金總部的台階，兩個反恐怖活動軍警登上了車，企圖將車開動，但顯然失敗了。一個指揮官於是下令將工程車拖上另一部大型拖車，幾個軍警登上了拖車，拖車便告開動了。

素靈認為應該奪回這一部工程車，否則追查起來，安德生的那個部隊就可能曝光。於是他們飛快地回到出口，等候拖車駛過來。拖車經過的時候，素靈運用心靈力量，神不知鬼不覺地就上了車，並制服了車上的軍警，輕而易舉就奪回工程車。由於素靈懂得駕駛這部工程車，亦知道他們會合的那個停車場，所以及時救了安德生等幾人。

安德生失去了兩名隊員，他們並沒有在大卡車上，車上也並沒有打鬥的痕跡。很難了解他們會如此容易地被「解決」，尤其是在那一部有高科技武器系統的「戰車」中。

芬麗絲將雲生的子彈取出，縫好針，也就坐到沉思中的安德生的旁邊，安遜則負責駕駛。雲生的麻醉藥效還沒有過，傷處並不算太痛楚。他建議去看一看錄影，他記得開啓工程車的自爆時，亦同時開動了錄影機。錄影的數據資料本來會同步傳回大卡車，但當時的通訊設備顯然受到攻擊基金總部的武器所干擾和破壞，大卡車上並無紀錄。反而在工程車上可以找到全部資料。

錄影的開端是攻擊者正在使用新策略去攻擊基金總部。所有的攻擊都在同一個時間進行以能達到削弱整個保護力牆。而轟擊基金總部大門的『藍燄武器』就更加頻密和集中。他們離開後不到兩分鐘，保護力牆終於被擊破，之後幾個約有約無的影子走進來，一瞬刻之間，模糊的影子變成真實。這幾個人由頭到腳都包在發發出暗藍光芒的衣服內。跟著就聽到其中一人說了一段話，不過顯然是用一種安德生等人不懂的語言。不但安德生不懂，語言分析電腦也毫無頭緒。

發話的人還沒有說完，整個大堂的燈光忽然閃動了起來，響起了和安德生等人聽到過的自動毀滅警告。說話的人立即停下來，幾個人變回模模糊糊的人影，一下子也就消失了踪影。跟著的是靜止的影象，直到大批軍警到達。

「他們穿了特別的『保護色偽裝』，這是一種我們沒有的科技。真奇怪，基金總部的人全死到那裏去了！」雲生說道。其實這也正是他們一進入基金總部時就感到不尋常的事情。「基金總部的人一早就已經知道有厲害人物襲擊他們，於是走得一乾二淨。他們一定已經將祕密一塊帶走了！」

芬麗絲隨著說道：「攻擊基金總部的人和能源車站攻擊我們的人應該是不同路的，理由是他們所用的武器有天淵之別，行動的方法模式亦有很大的差別。他們會是些什麼樣的人呢？又爲什麼會攻擊我們呢？他們是否俘虜了我們的人？」這是較切身的問題。

安德生認爲因爲兩個隊員失蹤了，他們應該集中精力去尋找他們，暫時將基金總部的事情擱下來。雖然這兩者之間應該一定有關連的地方，但目前是無法找出來的。安德生的追查計劃非常簡單，就是守株待「兔」。攻擊者的任務並未完成，一定會再來。當然安德生的第一假設是那是攻擊者擄去〔或殺死了〕兩個隊員。安德生知道這是一項直覺性的判斷，並無具體證據，但這是唯一的線索。安德生他們亦曾檢視過人做慧星圖片，但當晚事發的一兩個小時，整個地區都有濃厚的雲層覆蓋，而且電離子密度高，所以得不到有用的資料。科學家們認爲『黑色之石』影響了氣象，並警告『黑色之石』在靠近太陽系時，放射了一種奇怪的能量射線，將會持續影響地球的通訊和氣象。這是素靈所說的『無色力量』嗎？

雖然不抱有希望，安德生亦細心查看過所有的新聞報導，首都外圍地帶受到如此厲害的攻擊和破壞，應該非常哄動的。不過事實上的確令人氣餒。美國本土的新聞報道千篇一律圍繞了恐怖主義而「作」文章。基金總部是恐怖份子的作爲，能源站的爆炸亦不例外。

一十年代開始，美國所謂的恐怖主義，其實祇是一種泛稱，已經失卻其真正的意義。所有針對美國政府所作的破壞，無論是否武裝，無論是否有其可了解的必然意義，均被冠上恐怖活動的邪惡名號。現實是，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單獨對抗美國的戰爭機器，但美國卻長期處於被恐怖活動襲擊的熔爐之中。無了期而且頻密的襲擊，已令一般的軍民麻痺，對這類的襲擊新聞完全沒有興趣，就算有記者到達現場採訪，但是其報導要在主流新聞媒體上佔有顯著篇幅，簡直不可想像。沒有人喜歡知道這類事件，自然更少人會努力去找出襲擊的原因和背景，後者需要廣泛的政治、宗教、歷史、地理和社會知識，這些學科則在世紀之初已經對美國年青人失去了吸引力。充斥着美國社會的就是娛樂科技和聲稱可以在各方面快速成功的旁門技

倆。其中尤其是感官性的真實感電子遊戲和電影，為「害」至巨。美國依然有的是民主和自由，但人民只喜歡自由，已經不大懂得如何去行使民主，亦失去妥善地行使民主的這種智慧和知識，主導政府走上有人文精神的架構。只要不干擾他們的自由，政府如何運作，對大部分人民並不重要，社會已變得畸形，有心人變得無奈。

主流媒體失卻其新聞使命時，取而代之是獨立的網路新聞和小報。不過這種類的資訊不一定準確和可靠，就算讀者有智慧，也不容易判斷其真實程度，大家都沒有時間去尋找真相。也沒有這種興趣或衝動。

華盛頓地區的「盧斯人文和平基金」總部受到襲擊，網路上面流傳一種說法。攻擊者根本就是盧斯企業的人，這是盧斯企業的內鬨。對普通的人來說，尤其是『心連心』社區運動的人，簡直是天方夜譚。不過安德生擁有盧斯企業的詳細資料，許多甚至是機密文件。裏面的確有蛛絲馬跡顯示盧斯企業的嚴重分裂。盧斯本人動用了企業裏面大量資金，投入『人文基金』的運作，已超越了某些合伙人的容忍程度。三十年代初盧斯企業的『微型機械』部首先提出脫離企業，盧斯爲了保持企業的整體性，於是容許這部門財政獨立，有自主的決策權，而最主要的是無需負責人文基金的運作費用。此例一開，幾年之後，企業的『宇航通訊系統』亦告實質上脫離總公司的控制。不過最嚴重的叛離是盧斯企業的『保安團隊』。

踏入二十年代，盧斯企業開始積極參與世界性人道救援運動。但當時地區性種族和宗教戰爭及內亂非常暴力，救援隊伍往往受到無情的攻擊。無數參加救援的志願人士遭到殺傷，當然這亦包括來自盧斯企業的志工。當時負責救援行動的是盧斯的好朋友亦利亞多。亦利亞多畢業於軍事大學的醫學院，曾擔當美國對北韓發動的反恐怖戰爭的軍團醫生。後來參加盧斯的研究團隊。

爲了保護參加人道救援的志願員工，於是盧斯成立保安研究室。投入大量資金研究如何保護救援人員，希望能夠減低傷亡的數目。這是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和決定。因爲每一次有救援人員死亡或受傷，救援隊伍的士氣就會受到打擊，而盧斯企業則往往要賠上大量的撫卹金錢。

最初的發展是研究加強個人的保護裝備，包括防彈的輕型行裝。跟著就有敏感的地雷及炸彈探測器及掃描器、激光引爆系統，還有一系列價廉物美的防彈運輸車輛。這些產品亦即時受到各地警務人員的歡迎，盧斯企業因此接獲大量的訂單，變成公司另外一項可觀的

收入。這些裝備固然有效地減少傷亡，但卻未能減少對團隊的攻擊。亦利亞多於是採取主動的策略。成立『保安團隊』，實行武裝保護救援部隊。而企業則發展新一代的防護性武器，這些高科技的超聲波和激光武器，專門麻痺人的感官系統，甚至令到人短暫失去知覺。其後更發展了短距離的反導彈系統以保護救援車隊。這種策略非常有效，攻擊勢力對盧斯救援部隊望而生畏。其他救援組織紛紛要求盧斯企業的幫助。盧斯企業不願意這些有武器色彩的高科技外洩，而流入軍事市場，所以嚴禁外銷。而為了應付各國救援團體的需要，盧斯企業成立職業性保安軍團。這並不是一項非常賺錢的生意，但卻繼而取代了所有盧斯企業的保安工作和機制，也可以算得是物有所值。其後這種保安隊伍有驚人的發展，伸展到許多大公司和企業裏面。許多小國的城鎮更將保安，甚至警務交給盧斯企業管理。但是，武裝保安團隊的成立及其迅速發展，令到很多大國感到不安。開始懷疑和憂慮盧斯有不知名的目的和野心。另外一方面來說，由於盧斯人道救援隊伍長期在第三世界効力，盧斯企業得到許多小國和弱國的支持，漸漸形成一種新的國際向心力。更而令到許多大國感到尷尬。

幾年之前，『保安團隊』正式宣佈脫離盧斯企業，其間曾引起外界許多的猜測。分析家認為這是盧斯企業分裂的必然趨勢，而另一類的分析家則認為是盧斯本人的老謀深算。擺脫了有武裝力量和武器科技的部分，美國和有敵意的國家就變得難以指責只剩下生物和醫藥科技的盧斯企業。而事實上，只要分裂的派系依然效忠於盧斯，是否直接隸屬於總公司的控制，並不重要。雖然有如此的說法，但『保安團隊』的分裂，實際上在盧斯企業的內部做成軒然巨浪。主要是由於盧斯企業的所有物業的保安均由『保安團隊』所負責，其中的高科技實驗室，裏面所儲藏的高科技資料，都是各國政府和有關企業所垂涎的。『保安團隊』一旦成為獨立企業，其員工對盧斯企業的忠誠程度便很容易遭到懷疑。對負責保安的『外人』產生懷疑肯定會危害整個企業的運作。另一方面，如果要撤換所有的保安隊伍，則所產生的問題則更大。最後盧斯和亦利亞多達成協議，採用一個折衷的方法。亦利亞多帶走了團隊所擁有的一切資源，更得到一筆可觀的資金，以換取留下原駐在盧斯企業的保安隊伍。

所以踏入四十年代，盧斯企業是四分五裂的。雖然如此，它的醫療生意的盈利依然是個天文數字，足夠支付盧斯人文基金的龐大支出。然而，由於基金的妥善管理和有效的投資，基金的收入已逐漸趨向於自立。這令到在企業內的其他合夥人得到保證，人文基金不會拖

跨企業的發展，亦不會長久成爲一種負擔。

根據這些資料而猜測今次基金總部的受襲是內部鬥爭，雖然缺乏斷言的証據，但並不是絕無可能。盧斯人民基金總部的科技和攻擊者的科技，旗鼓相當是一種旁証，顯示盧斯企業隱藏著非常高超的武器科技。盧斯企業如何發展而成爲如此一個高科技的企業，根本完全是一個謎。但肯定資金是一個重要的因素，盧斯企業有的是錢，而且好像是無限量的。

不過安德生想，盧斯企業還有一種比科技更神秘的能力，就是佈滿整個盧斯人文基金總部的心靈力量，龐大的心靈力量極可能在背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盧斯的心靈力量又是怎樣得來的呢？盧斯的心靈力量比小伙子和素靈要高出好多呢！根據素靈說，人文基金總部大堂石壁刻有他們由『一部分』秘傳下來，而後來被『無色力量』搶掠而去的部分經文，這些經文在古代幫助他們修行心靈力量，這兩者之間是否有一定的關連呢？

雖然主流新聞並沒有積極採訪和報導在華盛頓地區發生的攻擊事件，但是這不表示美國政府沒有作詳細和澈底的調查。爲了避開美國聯邦調查局及其他有關單位的偵查，安德生的大卡車作了重大的改裝和修飾。安德生有一點點擔心敵人會因這些改裝而找不到他，但他在車的底部發現了兩個微型跟踪器，極有可能是敵人留下來的。就算不是那批伏擊者留下，也一定是條重要的線索，裝置跟踪器的人物始終是會出現的。

安德生的大卡車向著他們的根據地駛回去。越接近他們的根據地，他們就會有較佳的地利環境，人手的方面也可以獲得支援。但也有一個憂慮的地方，就是他們很可能會將戰鬥帶入他們素來平靜的根據地。那裏其實是一過農莊，居民並不知曉他們的身份。他們佈置了一個陷阱，等攻擊者上吊，但他們同時也有可能跌入對方的陷阱之中。敵人找的並非只是他們幾個，而是整個單位。安德生有沒有想到這一點呢？